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八季

立冬的南瓜宴

熊玮

南瓜甜,南瓜香,白色瓜子肚里藏。入了秋,南瓜就上市了。但想吃奶奶做的“黄金满钵”却一定要等到立冬。

恍惚间,回到小时候,眼巴巴地站在厨房门口。南瓜是舅舅爷地里收的,每年送来的都比市场上的大许多。南瓜不是那种黄灿灿、圆滚滚的,童话故事里南瓜车的形状,而是接近泥土的黄褐色,瘦长的瓜蒂带个大囊。如果“站”起来,每个都能赶上我的个头。虽然长得讨喜,但家里的孩子们十分兴奋。围着瓜转着圈,把耳朵贴在大肚囊上,像拍西瓜似的拍几下,煞有介事地摇摇头,“嗯,没熟,没熟。”

奶奶笑着说:“没熟就等几天。”便拿着抹布,擦掉南瓜上的土。

秋深了,叶落了,南瓜皮都被我们摸得发亮了。再拍拍,还是那种低沉的砰砰声,这次该熟了吧?

奶奶说:“别急,再等等。”

再等,等到什么时候?等到立冬。

立冬一早,奶奶选出一个囊最大的,洗得干干净净,从肚子中间一刀下去,瓜分两半。奶奶从瓜肚子里掏出瓜子,那是我们饭后的零嘴。

奶奶挑肉最厚实的地方,切去瓜皮,切成块上锅蒸。长大之后才知道,其实直接下锅煮也是可以的,但奶奶执意认为,只有蒸熟后碾成泥再煮成汤,才能让南瓜的香甜充分溶解在汤里。

在满屋飘满南瓜香气里,奶奶要开始搅疙瘩了,这是极考验耐心的活

周末晨起,出门走走。

几个晨练的老人,拉着家常,晨光照在花白的头发上,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,声音亮亮的,走步带着风,一会儿就把我甩到了后面。平时喜静,也有偷懒的成分,很少早起,今天得以在这个周末,踏着晨光出门,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走过路边的一户人家,几朵淡紫色的小花从院墙里探出头来,凑近,细瞧,原来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扁豆花。记得儿时,母亲常常在菜园的篱笆旁种满扁豆苗,初夏时节,扁豆苗疯长,不管不顾,你中有我我中有你,缠缠绕绕。一朵朵紫色的花朵开满了篱笆,蜜蜂飞来,采蜜,忙个不停。花落,结荚,一个个翠绿翠绿的小扁豆调皮地钻出来。拿个竹篮,摘半篮子扁豆,洗净,切成细丝,再切两个青椒,放几瓣蒜,滴几滴醋,一盘美味的清炒扁豆丝就上桌了。记得那一年气温气候都适宜,扁豆疯长,挂满了篱笆,母亲让我们摘了给邻家送点,实在吃不完的,摘下来,洗净煮熟,晾干,制作成扁豆干。待到冬日蔬菜稀缺时,家里改善伙食,父亲从集市上买二斤肉,母亲把扁豆干用温水泡开,和肉放在一起煮,那香气在空中缭绕,逗惹着孩子们心里的小馋虫。我们盛上满满一大碗饭,放两块肉和几块干扁豆,那味道,只一个字,香。今日再见扁豆花,许多儿时的记忆瞬间鲜活起来。

不自觉地走到菜市了,清晨的菜市还真是热闹,买菜的,卖菜的,熙熙攘攘,人间的烟火气都在这里了。菜蔬碧绿,新鲜,水灵灵的。一堆堆新鲜的萝卜白菜,紫色的茄子,闪着光,让人感受到热腾腾的生活。汪曾祺先生的充满烟火气的美文让我陶醉,他的生活态度亦让我钦佩。当我情绪低落,不开心的时候,读读他的文字,就

儿。在堆成满尖的面粉盆里,奶奶开始凭经验向盆里撒水。撒多了,沾湿面粉会粘成团,块大不容易煮熟;水少了,盆底的面粉还未成团,倒在锅里就成了一锅糊糊。只见奶奶左手向面盆里撒着水,右手有条不紊地搅动面粉。一盆面粉变成十颗、百颗、千颗……大小均匀的面粉团子。“奶奶,快点呀!”围成一圈的娃儿们,忍不住将小手沾湿,帮忙洒水。一一被奶奶轻轻拍回,“急什么!”

当面粉团子们争先恐后地在南瓜的浓汤里翻滚时,南瓜甜香充满整个厨房,最后撒一把葱花,葱香和着南瓜味儿勾得人直流口水。当全家人端上金灿灿的南瓜疙瘩时,奶奶祈福似地颂念:“吃一碗黄金满钵,盆满钵满,事事圆满!大家别急,慢慢来啊……”

年幼时,每次听到这句话都只当是老人的唠叨,只有那一碗甜到心头、温暖全身的“黄金满钵”,无声地镌刻在记忆里。几十年后,一个秋日,看着街边的南瓜,突然想吃“黄金满钵”,摸索着奶奶的步骤,却无论如何都做不出记忆中的味道。

打电话向奶奶询问秘方,奶奶笑着说,哪有什么秘方,只不过需要时间。秋天的南瓜搁到立冬,自然会变甜;蒸出来压成泥,比直接煮更甜。年轻人,想要尝甜头,不能急,得慢慢来!

冬日,站在寒风的月光里,当我载载子立无力前行时,当我寻寻觅觅茫然若失时,都会做碗欠火候的“黄金满钵”,那种欠缺的香甜,提醒着我——不要急,慢慢来。

会慢慢释然。

一位老妇人守着一堆菜蔬,应该是刚从地里采摘来的,两把韭菜,一把葱,四五个茄子,一小堆辣椒,新鲜欲滴。老妇人没有生意人的精明,憨厚朴实,大概是附近村庄的。看我伸头过去看,老妇人笑眯眯地说:“菜都是新鲜的,家里菜地收的,吃不完才拿来卖的。刚下过露的菜好吃,不打农药的。”……本来没有打算买菜,看着老妇人的菜新鲜,人又善良朴实,没有问价钱,就全买了。老妇人看我这么好说话,就要少收五角钱,我仍是硬塞给了她。

提着菜,打算到母亲那里,给家人露一手,做个韭菜炒蛋,肉末茄子,红辣椒炒酱。

进门,喊一声:老妈,我来了。母亲笑眯眯出来。桌子上几个鲜红的石榴,咧着嘴对着我笑。母亲说,是隔壁的刘阿姨给的。刘阿姨搬过来时间不长,一个人在这里生活,听说生了很重的病,一周要透析三次。刘阿姨很随和,每次看到我们都笑眯眯地打招呼。母亲是个热心人,时常陪着刘阿姨聊家常,我们带点好吃的好喝的,母亲也会送点给刘阿姨,一起分享。刘阿姨虽然日子过得拮据,但老家地里种有蔬菜瓜果,总会想着拿给母亲一些,两位老年人建立起了朴素的友谊。

我曾经跟母亲谈起,刘阿姨日子过得很苦,还生着重病,却能如此乐观、开朗,对生活热情,着实不易。换成别人,可能早就熬不下去了。母亲笑着说,其实每个人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些感觉过不去的沟沟壑壑,咬着牙挺一挺,就过去了。就像这季节一样,寒冬过去,春天就来了。

是啊,生活中有太多的不顺,但是只要心中有爱,眼中有光,就可以驱散黑暗,走向生命丰盛丰收的季节。

浅冬的声音

鲁珉

今年这个秋天好像很长,霜降过去好多天了,依然还有些炽热。风中既没有初冬的寒气,也没见田野里的枝叶上小草上结霜。气温也是忽上忽下,毛衣也是穿了又脱。透过窗口,远远地还可以看见山上的草在阳光下泛着碎碎的白光。虽如此,可依旧能够听见浅冬的声音从远处传来。

就是这样一个清闲的午后,温一壶绿茶,捧一卷旧书,随意地坐在阳台上的靠椅上,享受着深秋初冬的闲静,听听浅冬走来的脚步声。

阳光照射在身上暖暖的,恰如温暖的恬静生活。手边那一杯清茶将冷未凉,犹如平静的生活冷热适度。又是一个暖冬时节,微风吹来,似乎依然是秋的味道,却依稀有了冬的韵律。阡陌间,风瘦阳肥,思悠念长,咀嚼着忙碌中偶尔的闲暇。

淡淡的思绪,在初冬暖暖的阳光下,晒成一抹浅黄色。于是,铺开生活的纸卷,用幽幽的淡泊临摹逝去的光阴,静静地感知那份周而复始的小幸福。

匆匆而过的岁月,总给人一种无限的感慨;缤纷斑斓的世界,总给人一种深深的眷恋;深深浅浅的前行,令人总有一种坚守的执著。或许这就是生活,曲折中有美好,平淡中有波澜,单调中更有隽永。

撷一段闲暇,沏一杯茗茶,掬一抹冬韵,将对生活的满满惬意与情怀,书写在生活的素笺上。让每一处落笔,都能够用尽极致;让每一次感怀,都能够尽心着色,最后染成一幅壮丽的人生画卷。

时间如沙漏般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,透过岁月的指缝,回首走过的路,总会忆起那些感动。忙忙碌碌的日子,或许只顾着低头前行,而错过了很多美丽的风景。每个人的那方舞台,尽情演绎着生活的喜怒哀乐,或感动或悲泣,或空手或满载,都是生命的馈赠。不论如何,都应坚信美好就在前行的路上。

蹉跎岁月,如风吹过。吹黄了秋叶,也吹皱了额头。蓦然回首,才知道很多事情再坚持一程,或许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。而很多事情,不圆满只是在舍与弃之间。假若能够有一种感悟的心境,如冬雪般洁净,一切当归安然。

不论秋冬,季节都在演绎着自己的故事。冬韵浅唱,或许那些故事并不总是精彩,但只要用心聆听,总能谱写成一曲高山流水。

蓦然间,那个属于冬的声音,冬的姿态,通过万物,倾入耳间。没有了以往的那份萧瑟凄凉,那声音是生命的希望,给予了种子破壳而出的力量。是活力,是生机,浅冬的物语告诉那些一直前行的人,历经风雨后终会为追逐的梦想留下别样精彩,那一刻,前行的脚步声,才是回荡在心间最美妙的声音。同时,这浅冬的声音也在告诉我们,这个冬季,依旧是那样得美好。



品咂人生

鹿凡